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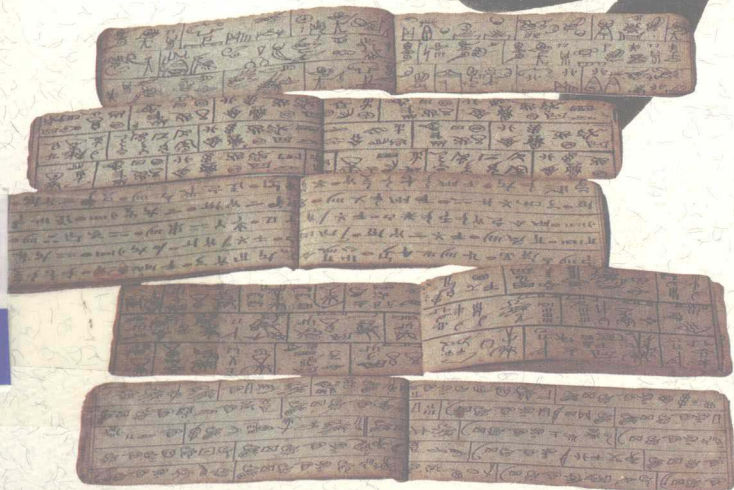


中外文化名人与云南系列

绿雪歌者

——李霖灿与东巴文化

杨福泉 著



绿雪歌者

——李霖灿与东巴文化

杨福泉 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绿雪歌者:李霖灿与东巴文化/杨福泉著 一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4
(书香阁·中外文化名人与云南系列)
ISBN7-5415-1776-3

I. 绿… II. 杨… III. ①东巴文化-基本知识②李霖灿-生平事迹 IV. K28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8661 号

书香阁·中外文化名人与云南系列

绿雪歌者

——李霖灿与东巴文化

杨福泉 著

责任编辑:黄 敏

封面设计:高 伟

责任技编:汤家力

荣 景

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精工彩色制版有限公司印装

开本:850×1168 1/36

印张:9 $\frac{4}{9}$ 字数:190000

版次:2000年7月第1版

印次:2000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7-5415-1776-3/K·38

印数:1-3000 定价:14.00元

K8256.7
473

发现云南(总序)

冯永祺 汤世杰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云南文化热”。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当云南凭借一批电影与文学作品，将她奇异的自然景观和风俗民情展示于世时，曾给人们带来巨大而又莫名的惊喜。彩云之南，似在一夜间被内地突然“发现”。然而，认识从来都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认识和发现一片土地上的文化尤其如此。那时，作为一片“异域”、一个被观赏的对象，投向云南的目光，无论创作者还是欣赏者，或多或少都带有某些历史的局限。明显的是，其时，读者或观众在钦羡云南的神秘与美丽之余，也对其“封闭”与“落后”怀有种种惊恐：美则美矣，却依然是一块茹毛饮血的蛮荒之地，与充军、瘴疠和野蛮紧紧相连。那时在许多人心目中，云南就像一枚外观诱人的野果，让人心向往之，真去品尝，才发觉其中也充满了异样的苦涩。

直至 20 世纪 80~90 年代，随着社会的长足进步，随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尤其是考古学、民族文化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等学科研究经过长期

的摸索、积累之后奉献出的累累成果逐渐被人知晓，随着人类对现代化进程的种种质疑和对多元文化的重新重视，对云南这片土地的“发现”才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发现云南”遂真正成为可能。这时的“发现云南”，已不再是一种简单、廉价的赞许，而是从历史、文化的高度对她的美丽、丰饶和文化多样性发出的由衷赞叹与深层体认。“发现云南”于是从早期那种对其自然风光的开掘，对其丰富物产的利用和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提升到了历史、文化、考古、文学与艺术的高度，从而使“发现云南”上升到了从中吸取诸多精神营养以滋养人类心灵的层面。

回眸一望，在世界大步走向现代化、一体化的进程中，许多人们原本具有而后又一失落的精神品格和气质，不少都还保存在云南这片红土地上，其中一部分甚至至今还保存得完好无损。云南之于中国，犹如拉丁美洲之于世界，充满了无尽的魔幻，热带雨林般地生长着蕨蓁茂盛的原始文化。在云之南，奇迹从来无需虚构。生活于此的26个民族，以各自不同的文化积累，在这片土地上共同创造出了当今世界恢弘、壮丽的历史与文化奇观。从20世纪50年代人们初闻西双版纳和大理，到80年代的丽江纳西文化热，直至90年代末的迪庆“香格里拉”探秘，云南奉献给中国和世界的，永远是惊诧与惊喜。人们被吸引、被震撼，朝圣般地前往云南，带着现代人的挑剔、苛求，也带着现代人的不解与疑惑：为何过去我们对云南如此丰富的文化遗存竟然一无所知？

云南真是直到现在才被人“发现”？

事实上，世界之注视云南，非始于今日。秘境云南虽地处中华之西南一隅，却更靠近世界的腹部，自古便不隔于世。远在秦汉，一条沟通西南与西亚地区的“蜀身毒道”，便已牵延于云南的山山水水之间。其悠远绵长的历史、立体多样的自然景观、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与多元并存的民族文化，早就吸引了中外众多文人与学者的目光。近代，众多科学家、旅行家与文化研究者前来云南考察、探险，足迹遍及三迤边地，其中，不乏一朝相知便终身相许，与云南结下不解之缘，成为大师者。抗战八年及20世纪50年代，众多学界巨擘、文坛宿将，先后发轫于云南，在此开始了他们初期的研究与创作，遍撒文化、艺术种子，传播科学、民主与文明，至今令人称羨。他们不辞艰险，深入民间，甘苦备尝，以专门家的丰厚学养与外来者的敏锐眼光，考察、研究云南各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所获累累成果，视野宏阔，感受独到，笔力遒劲，文字精美，乃留赠云南与世界的学术与艺术精品。当我们在新的世纪谈论“发现云南”时，怎能忘记他们早在19世纪中叶、20世纪初就开始的筚路蓝缕的探访与研究，以及他们留下的一笔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值此新千年曙光初照，中国改革之潮大倡，云南门窗洞开，边地神奇的自然景观与灿烂的多元文化备受瞩目之际，人们了解云南之渴望亦日盛一日。编辑、出版一套高品味的“中外文化名人与云南”丛书以飨中外读者，正恰逢其时也。这既是对曾为云南殚精竭虑、作过贡献的文化人的怀念，也是对当今人们继续发掘云南丰富的历史与文化资源的激励。

本丛书皆约请与某一选题所述文化名人有较多交往或有较多研究的作家、学者撰写。经过半年的精心策划及各位著者将近一年的潜心撰写，终于在新世纪到来时面世。为让读者对文化名人有一全面的了解，丛书之每一种都大体包括了三个部分：一为原创性文字部分。著者以散文的笔调介绍了该书涉及的文化名人的身世，尤其是他们在云南的经历与活动，以及云南与此文化名人的活动相关的地区的历史、自然与文化，并对这位文化名人的作品尤其是与云南有关的作品作出自己的解读，以帮助读者理解文化名人及其作品的思想与艺术内涵。二为历史文献部分。收录或摘选了有关文化名人描写或研究云南的作品、专著(文字或历史照片)，作为对所涉及的云南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历史的、文化与文学的记载，供读者品读与借鉴。三为文化名人的生平年表、主要研究成果或著作目录，以及部分历史与现实图片，以尽可能做到图文并茂。对此，我们并没有强求一律，所谓三部分皆相对而言，每部书中各部分所占比例与详略不尽相同，各有侧重，从而既显示出丛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使之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学海无涯。鉴于初次尝试，加之编者学识有限，丛书之缺憾在所难免。好在历史并没有到此完结。历史有阶段性，却从来不会断裂。发现云南的工作从历史中走来，还将向未来走去。但愿这套丛书能对人们了解、认识云南有所裨益，使人们对边地云南有更多新的发现。

2000年元月 昆明

目 录

发现云南(总序)	冯永祺 汤世杰	1
引言:怀念“绿雪歌者”		1
雪山瘞发始末		7
1. 白发寄到德国		7
2. 瘞发“地神下降之草甸”		14
从太行山下到西子湖畔		26
1. 少年苦旅		26
2. 西湖学艺		33
大师将他引进纳西古国		44
1. 沈从文引来“绿雪之缘”		44
2. 董作宾启迪治学之门		54
东巴文化迷宫探奇		62
李霖灿与纳西人		80
1. “麼些先生”与东巴们		80
2. “白雪故人多”		119
寻访纳西人的迁徙之路		133
皈依玉龙大雪山		152
1. 初登圣山		152
2. “转山”得真趣		165

3. 凭吊殉情者	177
李霖灿与吴冠中的雪山缘	191
1. 吴冠中的玉龙雪山情结	191
2. “玉龙雪峰”前的最后相聚	197
附录 1 李霖灿著作选	203
与洛克博士论麽些族形字音字之先后	203
麽些经典的艺术论	222
麽些族的故事	239
丽江壁画(初稿)	271
爱屋及乌,玉龙入画	289
瘁发记	302
边疆民族的智慧	
——麽些民族的生死观	309
附录 2 李霖灿简历	324
附录 3 李霖灿论著作一览表	326
主要参考书目	328
后记	330

引言：怀念“绿雪歌者”

19 世纪至 20 世纪中叶，是中国西南“纳西古王国”不平常的一段岁月，在这块寂静而高远的土地上，风云际会，上演了一幕幕人类文明史上的辉煌乐章，产生了一些以探研边地文明为己任的精神界奇人。这些人和事虽已消逝于风尘之路，但他们那不朽的业绩和精神却仍如星光闪耀在茫茫长天，照耀着后来者的心灵和道路。

19 世纪末，一些来自西方国家的传教士、探险家和学者，悄然进入这块雪山大江环抱的秘境，蓦然发现这个深藏在喜马拉雅山脉东部万重山峦中的纳西古国，竟是一个拥有成千上万卷古老宗教典籍（即东巴经）的“象形文古国”。消息

不径而走，轰动了整个西方世界。于是，来自英、美、德、法等国的冒险家和学者们纷至沓来，探寻这神秘的人类文明奇观。纳西象形文古籍不断地被他们携出云岭，进入各国的图书馆、博物馆和私人手中。1922年，英国曼彻斯特约翰·赖莱(John·Rylands)图书馆从英国爱丁堡植物学家福雷斯特(G. Forrest)那里买到135本东巴经，成为当时世界上收藏东巴经最多的图书馆。1929年，英国政府外交部、印度事务部急忙委托英国驻中国腾越(今云南腾冲县)领事购买和翻译东巴经，将其珍藏于大英博物馆中。国外著名学者如法国的巴克(J. Bacot)、沙畹(E. Chanvannes)等人纷纷著书立说，探究纳西古国和象形文东巴经之谜。

1921年，一个叫约瑟夫·洛克(J. F. Rock)的美籍奥地利人受美国农业部派遣，走进了纳西古王国。此人精通汉语和多种东西方语言，性格率直而古怪，但思维敏捷，意志如铁。这个自小走过坎坷人生路的植物学家却一到丽江就很快迷上了纳西族的东巴文化，把得自美国政府、美国地理学会和哈佛大学等的资助费节约下来，大量收购东巴经典，并不断地推出一篇篇研究东巴教仪式和古籍的论文、译文和在中国西南部探险的文章，在西方世界很快声名鹊起。纳西族东巴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和它在喜马拉雅山周边文化带的重要意义，它与藏学等的密切关系等，不断地为国际上第一流的东方学家所瞩目。一

时，纳西族的东巴文化，成为西方汉学家、藏学家和其他东方学家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对中国西南的这一文化奇观的探究，眼看着要被西方学者们占尽风光，这一学科的学术权威桂冠，眼看要全部落在西方人的头上。沉寂的雪山，汹涌的大江，似乎都在呼唤中国的学子们来关注这一片辉煌的中华故土文明。

是一个出生在河南太行山下的汉族青年学子打破了西方学者特别是洛克博士在东巴文化研究上一枝独秀的状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风烟四起、战火弥漫的30年代末，他随同南迁的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走进了云南，最终在沈从文、董作宾、李济之等大学者的鼓励和支持下，与画友李晨岚走进丽江。仿佛是受命于危难之际，这个中原学子布衣芒鞋，怀着一颗年轻人的纯诚之心和心比天高的少年壮志，传奇般地开始了他探索纳西族东巴文化的生涯。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做李霖灿。

远在他之前，纳西族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教授亦已对纳西族东巴象形文字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开始编撰《纳西象形文字谱》一书；纳西族学者杨仲鸿在1933年编撰了《麽些东巴字及哥巴字汉译字典》。但他们大都把重点放在东巴教的文字上，如说对东巴文化的文字、语言、经典和纳西族的社会、宗教、民俗等进行系统而全面的调查研究，写出一系列的专题论著，翻译出重要的东巴经典，李霖灿先生应

该说是中国学者中的第一人。至今，西方学者仍然把他视为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中国学者中从事东巴文化研究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后来曾远游欧美诸国访问讲学，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东巴经编目。他的多种论著，至今仍然广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引用。

年轻的李霖灿打出了中国学者解读东巴文化之谜的旗帜，在玉龙大雪山下苦心钻研，在雪域山水和象形文秘笈中作精神的漫游，寒暑四年，发表了一系列脚踏实地、严谨缜密的学术论文、著作，在国内外闻名遐迩的专著如《麽些象形文字、标音文字字典》、《麽些经典译注九种》、《麽些研究论文集》等。并写下了不少情文并茂，处处见真性情的散文，汇集成书的有《玉龙大雪山》、《阳春白雪集》、《西湖雪山故人情》等。他还与洛克博士在象形字与标音（音节）文字之先后等学术问题上展开争鸣。以洛克博士为代表的西方研究纳西东巴文化的学者们，有了一个年轻但强劲的中国学术伙伴和竞技对手，而像洛克和李霖灿这样的东西方学者在艰难岁月中的共同努力切磋，为后来东巴文化学成为国际性显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作为一个多年从事纳西学研究的后来者，非常钦佩上述中外前辈的治学精神和取得的煌煌成就，同时，也深深地为他们各具特色的个性所吸引。据我自己多年的心领神会，觉得李霖灿和洛克都是“性情中人”，有着鲜明的个性魅力。而我读李霖灿，不仅读

到一个学者的睿智和博学，而且读到一种艺术家的赤子之心和大自然之子的诚挚情怀，感受到他灵魂深处一种澄明的“高山之志”、“林泉之风”。

我与李霖灿先生自 1987 年我在德国游学时相识，多年鸿雁往还，书信不断，并于 1991 年 4 月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成立 30 周年之际，完成先生之嘱托，将我从德国带回的他的一缕白发，埋于玉龙雪山云杉坪（即先生常常提到的锦绣谷）。先生 40 年代在丽江时就曾申请做一个丽江籍的公民。我于 1994 年受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人民政府和故乡父老乡亲之托，将“丽江县荣誉公民证书”和一把象征可打开丽江之门的丽江铜锁寄给先生。我们虽一直没有机缘见面，但神交数年，情趣上颇觉投缘，先生将他的诸多论著题签赠送我，并在《阳春白雪集》中撰文将我列为“几个爱玉龙大雪山的人”之一。我们亦曾多次相约，要重登玉龙雪山，寻觅东巴古风，重品绿雪清韵。隔海相望多年，翘首盼先生归程之期。不料先生夫人先他而去，他那暮年之躯又于 5 年前得脑血栓，半身瘫痪。我殷切盼望先生康复有期，但最终未得佳音，却传来噩耗：李霖灿先生于 1999 年 6 月 30 日 9 时在加拿大多伦多市儿子家中溘然长逝。我与先生一起回丽江探视玉龙圣山和纳西父老乡亲的意愿，已成为一个永远难圆的梦，一桩寒月清风中绵绵无尽的人生憾事。

红尘中远逝了的是师友的身影和旧梦，永久留在

心头的是那一片多年结下的情谊和伤逝的悲哀怅惘，还有先生那寄托于莹莹绿雪的一片空灵之心。先生一生痴爱玉龙山神奇的“绿雪奇峰”，他说这绿雪宛如“三代鼎彝上莹莹绿锈”，“这种艳绿的堆积，真的是莹莹照人，照彻凡俗灵魂”，并把他任职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时在台北士林外双溪的居所和在加拿大多伦多新庄镇时的居所都命名为“绿雪斋”。他当日慨叹玉龙山绝世风姿可以以一种宗教情感亲近，而难以用他的才力来描绘其美，因此洒泪埋画箱于白雪深处，“而且想入非非的说到它日冥天之时，还要把一撮骨灰或一丝肤发之类归葬玉龙山绿雪奇峰下。那意思就是说：人间何处是故乡？故乡又无此好湖山，太古绿雪就是千秋之佳城也！”霖灿先生此语写于1987年12月，与万里之外寄白发给身在德国的我的时间几乎同步，可知他归宿于绿雪峰下的心愿，早已深藏心底。

如今先生远行，我相信他的灵魂必将皈依于玉龙太古雪域，与这万年古雪长相守，与纳西父老乡亲长相守。我以这本书，记下先生浪迹纳西古国苦心探研东巴文化的一些鸿泥雪爪和心路历程，记下这位中原名士与边地文化的奇缘，与玉龙大雪山的奇缘，也记下我对先生治学生涯和个性才情的一点解读心得。

最后，我以一副挽联作一炷心香，怀念如今与我已生死两茫茫的先生：

绿雪歌者 万年诗魂留清韵
纳西知音 一片冰心存玉山

雪山瘞发始末

1. 白发寄到德国

1987 年隆冬的德国，冰天雪地。科隆城那著名的大教堂塔尖在一片白茫茫的天地间泛着一种黛青色的幽光，伸向无垠的长天，似乎总是沉静肃默地向冥冥中的上帝传递着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迷惘期待。路旁的一排排树已经落尽了叶子，与地上厚厚的雪融为一体，树枝在寒冽的风中抖动着，嗖嗖作响。一群群的鸽子在城中觅食嬉戏后，挥翅如风，身影如一片浓浓的青云掠过教堂，掠过在隆冬的原野上静静地流着的莱茵河，飞回那苍苍茫茫的环城森林。

我从科隆大教堂归来，漫然地踟蹰在莱茵河边。很快就要离开这个逗留了4年的国家了，德国那如诗一般忧伤和沉郁的山与河流，那大树参天，马鹿徜徉的森林，一如那些笃厚的普通德国人和那些智慧如星光闪烁的学者们，令我深深地留恋，离别前的惆怅之情，如一片云在我的心头泛起。但一想到我即将走向故土的田野，走向那雪拥峻岭浪击青山的高原，沿着我所尊敬的前辈洛克（J. F. Rock）、方国瑜、李霖灿等杰出学者的脚印，开始我新的民族学研究生涯，我心头又有莫名的向往和兴奋。

回到科隆大学印度东方学系（兼研究所）办公室，与我合作4年从事纳西学研究的系主任雅纳特（K. L. Janert）教授交给我一个大信封，笑着说，李霖灿教授又来信了。我的信大多寄到研究所，李霖灿教授写在信封上的那一笔工整的黑体钢笔英文字早已为这位日耳曼教授所熟悉。何况他们两人早就认识，李霖灿先生曾访问过德国，与这位洛克博士惟一的学生，与李先生一样痴迷于纳西东巴文化的著名德国学者作过学术交流。据霖灿先生信上说，他还在德国详细看过东巴经典，作过笔记。我不久前曾去信向先生辞行，这无疑是先生的回信。我无意中摸摸信封，似乎里面装有异样的东西，我不知先生在我离开德国之前有何嘱托和期望。

在德国与李霖灿先生接上关系，逐渐成为书信来往频繁的忘年交，并搭起他与国内不少故友之间联系